

吳貽芳的悲劇美

● 蘇雪林

體操老師可眞出色

我在五四學生運動之後，升學北平女高師，常有窺探吳貽芳老師的幼稚可笑舉動，認爲那是受中學同學習慣漬染的壞風氣。

中學生的年齡都是說小不小，說大不大；說不懂事，偏偏「百事曉」，說懂事，卻又胡塗透頂，民國三年，我考入安慶一女師肄業，算是個中學生，正當這個尷尬年齡。

安徽女師所聘音樂體操教員歷來未得其人，教授法極其陋劣，學生對這兩門功課都懶洋洋不想上。後忽由南京聘來一位姓陳的教師，年齡輕。容貌秀麗，身材玲瓏嬌小，她一身是勁，體內像裝有彈簧，一按便反彈起多高，彈得一手好風琴，自言她是修習鋼琴的，能彈貝多芬、莫札克名曲多種，只恨學校沒有鋼琴的供給，使她不能展其所長。我們聞言，不勝欽動，要求學校購買鋼琴一台，以便學習，惟以價值太高，學校未允。

她教體操可眞出色，分學生爲甲乙丙丁幾班，分組訓練，非常嚴格。訓練好了，依次遞升升

到甲組才算完結。她每週一二次將各級體育鐘點，調整爲同一時間，各級精華份子合成一大隊。我們的徒手操、棍棒操、球竿操都演習得十分純熟，而更好看的是「進行式」。當二三百人大隊伍集合操場，做進行式的時間，一個個昂首挺胸，精神抖擻，依照教師口令踏步進行，齊整畫一，好像刀斬斧截而且陣圖不一開關進退，變化無窮，我們雖然只是一些黃毛丫頭，卻自覺置身古戰場，有氣壯山河，風雲變色的威勢，想古時所謂什麼娘子軍，脂粉陣，當亦不過如此，不禁有洋洋得意之感。省城每開聯合運動會，優勝銀盃，每歸我校，把我們校長笑得笑不攏嘴。

關心過頭觸及隱私

中學生精力洋溢，愛好的是一個「動」字，所以最歡喜趨體育教員，同他打成一片。這位陳姓體育教師，教法既這樣優良，爲學校爭取榮譽，人又這樣可愛，大家就把她當隻鳳凰似的捧著。因她姓陳，大家當面稱她「陳先生」「陳老師」，背地裏便喊她做「小陳」。這小陳二字無非是暱稱，如瘋如狂地迷戀著她起來，吃飯、課餘

、臨睡，總要談小陳，小陳在我們心目中竟又由鳳凰變而爲神了。

陳先生住校中一間小房，窗子正對著一個大院子，雜花扶疏，草樹蒙密，窗子雖有窗簾，不能嚴密遮掩，同學們操場上觀看小陳不足，竟能窺探她在室內的生活。每日無論早晚，一有空便躡手躡足到小陳窗下，由窗簾隙向內窺看。若觀看到什麼，歸來便向同學誇耀。「我看見小陳今天在寫信啦」「我看見她在翻閱一本書，書中好像還有圖畫啦。」「小陳宣佈她今天不在學校吃飯，要應一個朋友的邀約上館子。且看看她穿什麼衣服。」「看見了，看見了，她平日穿著樸素，今天卻穿了一件很花俏的衣裳，又著意打扮了一下，美得像一朵山水芙蓉，眞愛煞人呀！」「但不知約會她的是什麼人？恐怕是她的男朋友罷。誰能娶到她，眞是福氣！」

同學們把「小陳」當作一部奇書，百讀不厭。每日她窗下總有些人探頭探腦。我受她們熱情的推動，也曾去窺探了兩三次，但即此兩三次而已。我可沒有這樣開工夫和好興致！

中學生喜歡趨附體育老師，各校一例，但窺

(本文插圖刊第十頁)



①1979年4月吳貽芳應邀赴密執安大學接受「智慧女神獎」。

②1946年12月，國大女代表合影，前排右起第六人為吳貽芳，第七人為宋美齡女士。



探教師的行動，則為我院所特有。為了熱愛那個教師，竟常以教師容貌美醜為言，更屬奇說。可是我敢保證：我們的愛是純潔的，真誠的，絲毫不雜他念，因為我們那時還是一羣天真瀟灑的小淘氣鬼，不懂後來始知的心理學，病理學那一些名詞。

總之，這種愛非小兒對雙親之愛可比，可名之為一種變相的「領袖愛」人在野蠻時代及童年時代此愛最發達。此愛並非不好，軍隊中正該加以發揚呢。

吳師臉上抑鬱神情

民國八年，我升學北平高等女子師範，教我們英文的是江蘇泰興籍的吳貽芳老師。她的豐神舉止，一切不凡。來自斗大江城，眼光如豆，從未見過上邦人物的我，對她便不由得傾慕起來。

吳師有絕人的記憶力，一堂學生三四十人，經過她第一次點名後，便能把每個人牢牢記住。下次叫名問答，從不失誤，這件事就使我頗為吃驚而欽佩她。她教法，也極其良好，我們英文進步神速，又使我深深感念她。聽同學說這位吳先生身世極其悲慘，所謂極人世之所不堪。她父親在某縣當縣長，上官貪婪，向他索賄不遂，竟把前任所欠官銀數千兩誣賴他身上，要他賠出來，否則解職嚴辦，他賠不出，便投水自殺了。與吳師姊妹三人，第一人，被惡勢力壓迫得沒路走，一齊上吊，僅吳師一人得救，其餘均死。我聽了同學的敘述，不勝悲憤，難怪吳師臉上永遠有一種抑鬱淒清的神情，原來她經歷過這樣大的憂患。她

容貌本來俊秀，帶著這種神情，更有一種說不出的美，我就叫它「悲劇美」。我那時還不懂什麼是悲劇，什麼是喜劇，但我天然愛悲劇，以為喜劇浮淺不足觀，只有悲劇才足打動人心，叫人深切感動。

我們中文系課堂是在樓上，樓下一排女教師住的房間，吳師與趙麗蓮師同住第一間，由我課室走廊向下望去，室中人的舉動，可以一目了然。我遂不覺把帶來一女師母校同學窺探「小陳」的壞習慣（暗中窺探人，破壞別人的隱私權，實為一種罪惡，今以其出於無知及愛慕，姑從未減，稱之為「壞習慣。」）依樣畫葫蘆地施展出來。記得我一下課便站在走廊的窗前，偷偷向吳趙兩位房間窺探，趙師天真可愛的「洋娃美」與吳師嚴肅悲涼的「悲劇美」，一光明，一幽黯，一活潑，一沈靜，正可互相對照而顯出不同情調來，令人觀之忘倦。不過我所側重者還是在於看吳師，趙不過陪襯。

我在走廊裏站，一站便是一刻鐘，甚至半句鐘。看到了吳師便滿心歡喜，看不到便悵然若失，雖愛慕吳師不如母校同學對「小陳」之「如醉如癡，如瘋如狂」，也差不多吧。

吳師似乎發現我暗中在愛慕她，她卻不肯承認我的熱情，對我態度愈加冷漠。說我的英文程度可以升級了，叫我升到高君珊師所教的那班去，意欲擺脫我這種無完的精神纏綿。我去高師班上幾個鐘頭又退了回來，吳師問我緣故，我說那個班次程度深，我跟不上呀。其實我只想強賴在吳師班裏。

決不向惡勢力低頭

學校成立英文系，吳師被調去當主任，外面有幾個保送來的學生。吳師要親自考試，程度低劣者絕對不收。有一個學生英文很不行，家裏做過大官，很有錢，便託人來向吳師說人情，送厚禮，被吳師嚴厲拒絕。她又運動本校校長及學校幾個當事人，還是通不過，遂在報紙上亂造謠言，說吳貽芳這個系主任慣於接受學生的賄賂，賄賂者，劣生亦收，否則程度無論怎高，總辦諸門牆之外云云。事關校譽，本校校長及幾個當事人應該出面替吳師辨白吧？不意都噤若寒蟬，實因那學生家長的厚禮封了他們的口。而且聽說那個做父親的老官僚在政界中尚有些勢力，大家都不敢得罪他。

我素性愛抱不平，況平日又傾慕著吳師，知她為人正直，豈宜受此冤抑？遂寫了一封匿名長信安慰她，又捏了一個筆名，在益世報（因別的報都不肯登）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極力為吳師申辯，吳師名譽是否因此而得洗刷，我未能知，但吳師就因這回事辭職離開本校了。

左傾之見情非得已

吳師離校後即赴美國學習生物學，回國當了南京金陵女子大學的校長。抗戰前，我與幾個同學，曾去金大拜訪過她一次，以後未再通消息。勝利後，中共又作亂，聽說吳師思想變得左傾常替共黨說話，共軍入南京前，她當了維持會的會長，發出安民的通告。她本來是個正直人。祝富



①左起：邵力子、莫德惠、王世杰、王寵惠、吳貽芳、張伯苓、李璜、雷震、江庸。
②前排左四起吳貽芳、褚輔成、王世杰、孔庚、胡庶華。前排左起：仇鰲、江庸、王雲五。



貴如浮雲，左傾，決非投機想獵取紅朝的什麼高位，當由於她悲慘的身世刺激而然。

我後來又讀林畏廬（紆）的文集，其中有一篇「吳孝女傳」，即敘她家事。所記與我所聽同學的敘述，略有出入，大致不差。文之主角是吳師長姊，記她姊負異才，能古文詩詞，深通內典，每思把中文與西洋文學相印證，切想出洋留學，以無財，志莫遂。其父官次湖北縣長，迫於官

通私貨，投漢水自殺，不得其屍，其姊竟欲效曹娥之投江，冀抱父屍共浮出，以防範嚴，未果。其弟肄業清華學校，痛父之死，居恒忽忽若有所失，竟自沉於吳淞，母朱宜夫正在重病，聞耗大悲，遂以不起。其長姊遂投繯以殉。一妹後赴南洋教書，音信忽絕，吳師親至其地半年百計尋訪，竟無蹤跡，想必也自殺了。

一家六口，自殺者竟有四人，可謂慘絕人寰

的悲劇，你想吳師所受刺激重不重？而這個悲劇之釀成則又由中國社會種種黑暗腐敗惡勢力的累積，吳師以為中共上台，便可全盤加以改革，所以她的左傾，也有情有可原之處。

吳老師現在已經不在人間，她在天國，如若讀到拙文，知道七十年前有一個學生因同情她悲慘的身世，和敬重她的為人，暗地如何的愛慕她，迷上了她，想也會破顏一笑吧！



① 一九二八年就任金陵女大校長時的吳貽芳。

② 一九四五年吳貽芳（前坐者）在聯合國制憲大會代表中國在聯

合國憲章上簽字。





蘇雪林「吳貽芳的悲劇美」插圖（文見30頁）
①作者蘇雪林近影。

②作者蘇雪林與中外雜誌社長陳秀英女士合影。

